三國史記/卷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高句麗本紀 第七 ◄

三國史記
卷二十 高句麗本紀 第八

► 高句麗本紀 第九

嬰陽王

嬰陽王，〈一云平陽。〉諱元，〈一云大元。〉平原王長子也。風神俊爽，以濟世安民自任。平原王在位七年，立為太子。三十二年，王薨，太子卽位。隋文帝遣使拜王，為上開府儀同三司，襲爵遼東郡公，賜衣一襲。

二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隋，奉表謝恩進奉，因請封王，帝許之。三月，策封為高句麗王，仍賜車服。夏五月，遣使謝恩。

三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隋朝貢。

八年，夏五月，遣使入隋朝貢。

九年，春二月[1]王率靺鞨之衆萬餘，侵遼西，營州摠管韋冲擊退之。隋文帝聞而大怒，命漢王諒、王世積[2]並爲元帥，將水陸三十萬來伐。夏六月，帝下詔黜王官爵。漢王諒軍出臨渝關，値水潦，餽轉不繼，軍中乏食，復遇疾疫。周羅睺自東泛海，趣平壤城，亦遭風，舡多漂沒。秋九月，師還，死者十八九。王亦恐懼，遣使謝罪，上表稱遼東糞土臣某。帝於是罷兵，待之如初。百濟王昌遣使奉表，請為軍導。帝下詔：諭以高句麗服罪，朕已赦之，不可致伐。厚其使而遣之。王知其事，侵掠百濟之境。

十一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隋朝貢。詔：太學博士李文眞，約古史為『新集』五卷。國初始用文字時，有人記事一百卷，名曰《留記》，至是刪修。

十四年，秋八月[1]王遣將軍高勝，攻新羅北漢山城，羅王率兵，過漢水。城中鼓噪相應，勝以彼衆我寡，恐不克而退。

十八年，初，煬帝之幸啓民帳也，我使者在啓民所。啓民不敢隱，與之見帝。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：「高句麗本箕子所封之地，漢、晉皆為郡縣。今乃不臣，別為異域，先帝欲征之久矣。但楊諒不肖，師出無功。當陛下之時，安可不取，使冠帶之境，遂為蠻貊之鄉乎？今其使者，親見啓民擧國從化，可因其恐懼，脅使入朝。」帝從之，勑牛弘宣旨曰：「朕以啓民誠心奉國，故親至其帳，明年當往涿郡。爾還日語爾王，宜早來朝，勿自疑懼，存育之禮，當如啓民，苟或不朝，將帥啓民，往巡彼土。」王懼：藩禮頗闕，帝將討之。啓民，突厥可汗也。夏五月，遣師攻百濟松山城，不下，移襲石頭城，虜男女三千而還。

十九年，春二月，命將襲新羅北境，虜獲八千人。夏四月，拔新羅牛鳴山城。

二十二年，春二月，煬帝下詔，討高句麗。夏四月，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，四方兵皆集涿郡。

二十三年，春正月壬[3]午，帝下詔曰：「高句麗小醜，迷昏不恭，崇聚渤[4]、碣之間，荐食遼、濊之境。雖復漢、魏誅戮，巢穴暫傾，亂離多阻，種落還集。萃川藪於往代，播寔繁以汔[5]今。睠彼華壤，翦爲夷類，歷年永久，惡稔旣盈。天道禍淫，亡徵已兆。亂常敗德，非可勝圖，掩慝懷姦，唯曰日不足。移告之嚴，未嘗面受；朝覲之禮，莫肯躬親。誘納亡叛，不知紀極；充斥邊垂，亟勞烽候。關柝以之不靜，生人為之廢業。在昔薄伐，已漏天網，旣緩前禽之戮，未卽後服之誅，曾不懷恩，翻爲長惡，乃兼契丹之黨，處劉海戍，習靺鞨之服，侵軼遼西。又靑丘之表，咸修職貢，碧海之濱，同稟正朔，遂復敓攘琛賮[6]，遏絶往來。虐及弗率，誠而遇禍。輶車奉使，爰暨海東，旌節所次，途經藩境，而擁塞道路，拒絶王人，無事君之心，豈為臣之禮？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且法令苛酷，賦斂煩重，强臣豪族，咸執國鈞，朋黨比周，以之成俗。賄貨如市，冤枉莫申。重以仍歲災凶，比屋饑饉，兵戈不息，徭役無期，力竭轉輸，身塡溝壑。百姓愁苦，爰誰適從？境內哀惶，不勝其弊。廻首面內，各懷性命之圖，黃髮稚齒，咸興酷毒之歎。省俗觀風，爰屆幽、朔，弔人問罪，無俟再駕。於是，親摠六師，用申九伐，

拯厥阽危。協[7]從天意，殄玆逋穢，剋嗣先謨。今宜授律啓行，分麾届路，掩渤海而雷震，歷扶餘以電掃。比戈[8]按甲誓旅而後行，三先[9]五申，必勝而後戰。左十二軍，出鏤方、長岑、溟海、蓋馬、建安、南蘇、遼東、玄菟、扶餘、朝鮮、沃沮、樂浪等道；右十二軍，出黏蟬、含資、渾彌、臨屯、候城、提奚、踏頓、肅愼、碣石、東暆、帶[10]方、襄平等道。絡繹[11]引途，摠集平壤。」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，號二百萬。其餽輸者倍之。宜社[12]於南桑乾水上，類上帝於臨朔宮南，祭馬祖於薊城北。帝親授節度，每軍上將、亞將各一人，騎兵四十隊。隊百人，十隊為團。步卒八十隊，分為四團，團各有偏將一人，其鎧冑、纓拂、旗旛，每團異色。日遣一軍，相去四十里，連營漸進，終四十日發，乃盡。首尾相繼，鼓角相聞，旌旗亘九百六十里。御營內，合十二衛、三臺、五省、九寺，分隸內外、前後、左右六軍，次後發，又亘八十里。近古出師之盛，未之有也。二月，帝御師進至遼水，衆軍摠會，臨水為大陣。我兵阻水拒守，隋兵不得濟。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，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，旣成，引橋趣東岸，短不及岸丈餘。我兵大至，隋兵驍勇者，爭赴水接戰，我兵乘高擊之，隋兵不得登岸，死者甚衆。麥鐵杖躍登岸，與錢士雄、孟金[13]叉等，皆戰死，乃斂兵引橋，復就西岸。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，二日而成。諸軍相次繼進，大戰于東岸。我兵大敗，死者萬計。諸軍乘勝，進圍遼東城，則漢之襄平城也。車駕到度遼，下詔赦天下，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，撫遼左之民，給復十年，建置郡縣，以相統攝。夏五月，初，隋[13]諸將之東下也，帝戒之曰：「凡軍事進止，皆須奏聞待報，無得專擅。」遼東數出戰不利，乃嬰城固守。帝命諸軍攻之，又勑諸將，高句麗若降，則宜撫納，不得縱兵。遼東城將陷，城中人輒言請降，諸將奉旨，不敢赴機[14]，先令馳奏。比報至，城中守禦亦備，隋隨出拒戰。如此再三，帝終不悟，旣而城久不下。六月己未，帝幸遼東城南，觀其城池形勢，因召諸將，詰責之曰：「公等自以官高，又恃家世，欲以暗懦待我邪？在都之日，公等皆不願我來，恐見病敗耳。我今來此，正欲觀公等所為，斬公輩爾，公今畏死，莫肯盡力，謂我不能殺公邪？」諸將咸戰懼失色。帝因留止城西數里，御六合城，我諸城堅守不下。左翊衛[15]將軍來護兒，帥江、淮水軍，舳艫數百里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，去平壤六十里。與我軍相遇，進擊大破之。護兒欲乘勝趣其城，副摠管周法尚止之，請俟諸軍至俱進。護兒不聽，簡精甲數萬，直造城下。我將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，出兵與護兒戰，而僞敗。護兒逐之入城，縱兵俘掠，無復部伍。伏兵發，護兒大敗，僅而獲免，士卒還者，不過數千人。我軍追至舡所，周法尚整陣待之，我軍乃退。護兒引兵還屯海浦，不敢復留應接諸軍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，出扶餘道；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，出樂浪道；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，出遼東道；右翊衛大將軍薛世雄，出沃沮道；右屯衛將軍辛世雄，出玄菟道；右禦衛將軍張瑾，出襄平道；右武侯將軍趙孝才，出碣石道；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，出遂城道；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，出增地道，皆會於鴨綠[16]水西。述

等兵，自瀘河、懷遠二鎮，人馬皆給百日糧，又給排甲、槍矟并衣資、戎具、火幕，人別三石已上，重莫能勝致。下令軍中：「遺棄米粟者斬！」士卒皆於幕下，掘坑埋之，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。王遣大臣乙支文德，詣其營詐降，實欲觀虛實。于[17]仲文先奉密旨：「若遇王及文德來者，必擒之。」仲文將執之，尚書右丞劉士龍，為慰撫使，固止之。仲文遂聽，文德還，既而悔之，遣人紿文德曰：「更欲有言，可復來。」文德不顧，濟鴨綠[16]水而去。仲文與述等，既失文德，內不自安。述以糧盡欲還。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，可以有功，述固止之。仲文怒曰：「將軍仗十萬之衆，不能破小賊，何顏以見帝？且仲文此行，固知無功。何則？古之良將，能成功者，軍中之事，決在一人。今人各有心，何以勝敵？」時，帝以仲文有計劃，令諸軍諮稟節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，述等不得已而從之，與諸將，渡水追文德。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，故欲疲之，每戰輒走。述一日之中，七戰皆捷，既恃驟勝，又逼群議，於是，遂進東濟薩水，去平壤城三十里，因山為營。文德復遣使詐降，請於述曰：「若旋師者，當奉王，朝行在所。」述見士卒疲弊，不可復戰，又平壤城險固，度難猝拔，遂因其詐而還。述等為方陣而行，我軍四面鈔擊，述等且戰且行。秋七月，至薩水，軍半濟，我軍自後擊其後軍，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。於是，諸軍俱潰，不可禁止。將士奔還，一日一夜，至鴨綠[16]水，行四百五十里。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，擊我軍却之。來護兒聞述等敗，亦引還。唯衛文昇一軍獨全。初，九軍到度遼，凡三十萬五千，及還至遼東城，唯二千七百人，資儲器械巨萬計，失亡蕩盡。帝大怒，鎖繫[18]述等，癸卯引還。初，百濟王璋遣使，請討高句麗。帝使之覘我動靜，璋內與我潛通。隋軍將出，璋使其臣國[19]智牟，入隋[20]請師期。帝大悅，厚加賞賜，遣尚書起部郎席律，詣百濟，告以期會。及隋軍渡遼，百濟亦嚴兵境上，聲言助隋，實持兩端。是行也，唯於遼水西，拔我武厲邏，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。

二十四年，春正月，帝詔徵天下兵，集涿郡，募民為驍果，修遼東古城，以貯軍糧。二月，帝謂侍臣曰：「高句麗小虜，侮慢上國。今，拔海移山，猶望克果，况此虜乎？」乃復議代伐。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：「戎狄失禮，臣下之事。千鈞之弩，不為鼷鼠發機。奈何親辱萬乘，以敵小寇乎？」帝不聽。夏四月，車駕度遼，遣宇文述與楊義臣，趣平壤。王仁恭出扶餘道，進軍至新城。我兵數萬拒戰，仁恭帥勁騎一千，擊破之。我軍嬰城固守。帝命諸將攻遼東，聽以便宜從事。飛樓橦、雲梯、地道，四面俱進，晝夜不息。我應變拒之，二十餘日不拔。主客死者甚衆。衝梯竿長十五丈，驍果沈光升其端，臨城與我軍戰，短兵接殺十數人。我軍競擊之，而墜未及地，適遇竿有垂絙，光接而復上。帝望見壯之，卽拜朝散大夫。遼東城久不下，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，滿貯士土，欲積為魚梁大道，闊三十步，高與城齊，使戰士登而攻之。又作八輪樓車，高出於城，夾魚梁

道，欲俯射城內。指期將攻，城內危蹙。會，楊玄感叛書至，帝大懼。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，益憂之。兵部侍郎斛斯政，素與玄感善，內不自安，來奔。帝夜密召諸將，使引軍還。軍資器械攻具，積如丘山，營壘帳幕，案堵不動，衆心恟懼，無復部分，諸道分散。我軍卽時覺之，然不敢出，但於城內鼓噪。至來日午時，方漸出外，猶疑隋軍詐之。經二日，乃出數千兵追躡，畏隋軍之衆，不敢逼，常相去八九十里。將至遼水，知御營畢度，乃敢逼後軍。時，後軍猶數萬人，我軍隨而鈔擊，殺略數千人。

二十五年，春二月，帝詔百寮，議伐高句麗，數日無敢言者。詔復徵天下兵，百道俱進。秋七月，車駕次懷遠鎭。時，天下已亂，所徵兵多失期不至，吾國亦困弊。來護兒至卑奢城，我兵逆戰。護兒擊克之，將趣平壤。王懼，遣使乞降，因囚送斛斯政。帝大悅，遣使持節，召護兒還。八月，帝自懷遠鎭班師。冬十月，帝還西京，以我使者及斛斯政，告大廟，仍徵王入朝，王竟不從。勅將帥嚴裝，更圖後擧，竟不果行。

二十九年，秋九月，王薨，號曰嬰陽王。

榮留王

榮留王，諱建武，〈一云成。〉嬰陽王異母弟也。嬰陽在位二十九年薨。卽位。

二年，春二月，遣使如唐朝貢。夏四月，王幸卒本，祀始祖廟。五月，王至自卒本。

四年，秋七月，遣使如唐朝貢。

五年，遣使如唐朝貢。唐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於此，賜王詔書曰：「朕恭膺寶命，君臨率土，祗順三靈，懷柔萬國，普天之下，情均撫字，日月所炤，咸使乂安。王統攝遼左，世居藩服，思稟正朔，遠循職貢。故遣使者，跋涉山川，申布誠懇，朕甚嘉焉[21]。方今，六合寧晏，四海淸平，玉帛旣通，道路無壅，方申緝輯睦，永敦聘好，各保疆場，豈非盛美？但隋氏季年，連兵構難，攻戰之所，各失其泯氓，遂使骨肉乖離，室家分析，多歷年歲，怨曠不申。今，二國通和，義無阻異。在此所有高句麗人等，已令追括，尋卽遣送，彼處所有此國人者，王可放還，務盡撫[22]育之方，共弘仁恕之道。」於是，悉搜括華人以送之，數至萬餘。高祖大喜。

六年，冬十二月，遣使如唐朝貢。

七年，春二月，王遣使如唐，請班曆。遣刑部尚書沈叔安，策王為上柱國遼東郡公高句麗國王。命道士，以天尊像及道法，往為之講《老子》，王及國人聽之。冬十二月，遣使入唐朝貢。

八年，王遣人入唐，求學佛、老教法，帝許之。

九年，新羅、百濟遣使於唐，上言：「高句麗閉道，使不得朝，又屢相侵掠。」帝遣散騎侍郎朱[23]子奢，持節諭和。王奉表謝罪，請與二國平。

十一年，秋九月，遣使入唐，賀太宗擒突厥頡利可汗，兼上封域圖。

十二年，秋八月，新羅將軍金庾信，來侵東邊，破娘臂城。九月，遣使入唐朝貢。

十四年，唐遣廣州司馬長孫師，臨瘞隋戰士骸骨，祭之，毀當時所立京觀。春二月，王動衆築長城，東北自扶餘城，東西南至海千有餘里，凡一十六年畢功。

二十一年，冬十月，侵新羅北邊七重城。新羅將軍閼川逆之，戰於七重城外，我兵敗衂。

二十三年，春二月，遣世子桓權，入唐朝貢。太宗勞慰[24]，賜賚之特厚。王遣子弟入唐，請入國學。秋九月，日無光，經三日復明。

二十四年，帝以我太子入朝，遣職方郎中陳大德答勞。大德入境，所至城邑，以綾綺厚餉官守者曰：「吾雅好山水，此有勝處，吾欲觀之。」守者喜導之，遊歷無所不至。由是，悉得其纖曲。見華人隋末從軍沒留者，為道親戚存亡，人人垂涕，故所至士女夾道觀之。王盛陳兵衛，引見使者。大德因[25]奉使覘國虛實，吾人不知。大德還奏，帝悅。大德言於帝曰：「其國聞高昌亡，大懼，館候之勤，加於常數。」帝曰：「高句麗本四郡地耳。吾發卒數萬，攻遼東，彼必傾國救之。別遣舟師出東萊，自海道趨平壤，水陸合勢，取之不難。但山東州縣，凋瘵未復，吾不欲勞之耳。」

二十五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唐朝貢。王命東[26]部大人蓋蘇文，監長城之役。冬十月，蓋蘇文弑王。十一月，太宗聞王死，擧哀於苑中，詔贈物三百段，遣使持節吊祭。

三國史記　卷第二十

註釋

^ 1.0 1.1 原文補充

↑ 原本「績」

↑ 原本「王」

↑ 原本「勃」

↑ 原本「訖」

↑ 原本「責」

↑ 原本「協」

↑ 原本「干」

↑ 原本「令」

↑ 原本「蒂」

↑ 原本「驛」

↑ 原本「杜」

^ 13.0 13.1 原本缺刻

↑ 原本「期」

↑ 此处原本有「大」，誤也。

^ 16.0 16.1 16.2 原本「澡」

↑ 原本「子」

↑ 原本「擊」

↑ 原本「知」

↑ 原本「唐」

↑ 原本「揖」

↑ 原本「綏」

↑ 原本「未」

↑ 原本「尉」

↑ 原本「回」

↑ 原本「西」